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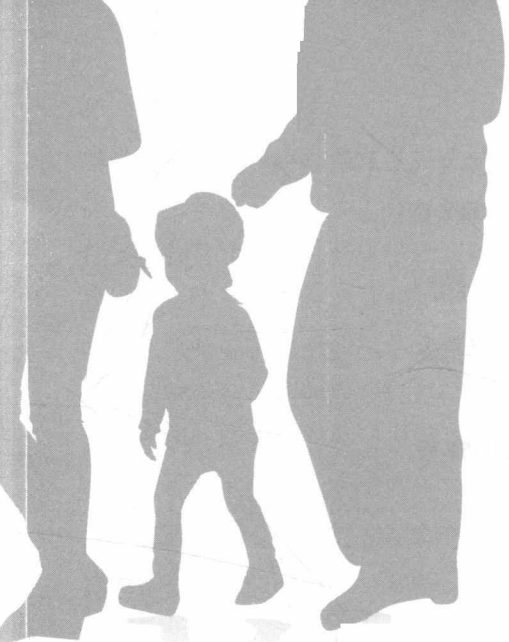
母亲父亲和儿子

请珍惜和爱护我们今天所处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热爱我们的正在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繁荣昌盛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苑 丁◎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长篇小说

母亲父亲和儿子

请珍惜和爱护我们今天所处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热爱我们的正在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繁荣昌盛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苑 丁◎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父亲和儿子 / 苑丁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90 - 1675 - 3

I. ①母… II. ①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9354 号

母亲父亲和儿子

作 者: 苑 丁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发行)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6. 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1675 - 3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一	1
二	4
三	7
四	13
五	22
六	29
七	33
八	39
九	43
十	47
十一	53
十二	61
十三	67
十四	72
十五	78
十六	84
十七	90
十八	99
十九	102
二十	108
二十一	113
二十二	121

二十三	127
二十四	130
二十五	135
二十六	141
二十七	147
二十八	152
二十九	156
三十	161
三十一	166
三十二	169
三十三	174
三十四	182
三十五	187
三十六	193
三十七	199
三十八	202
三十九	206
四十	212
四十一	218
四十二	222
四十三	226
四十四	232
四十五	239
四十六	244
四十七	248
四十八	250
四十九	255
后 记	257

强强今年八岁了，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好动好玩，其玩心之重，比其他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强强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得特别认真，也特别专心。有时候竟玩得不知归家，害得母亲四处寻找，大声呼叫，才能把他找着。强强就是一个人独自玩耍时，也是那么执着，那么痴心。他或在菜花丛里捉蜜蜂；或在树根下挖知了；或蹲在地上几小时不动，专心致志地观看蚂蚁搬家运物；或是像猴一样，爬到桑树上采摘桑果。他的嘴染紫了，手抹黑了，就连圆圆的小脸蛋上，也抓出了一道道紫色的指纹，活像一只老猫一样，蹲在桑树上，布防捕捉鸟虫似的，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寻找熟透了的桑果，看了令人捧腹大笑。

强强常常玩得忘了回家吃饭。等到母亲千呼万唤，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逼着他看着他吃完饭，只要母亲眼睛一眨，不提防他又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出去玩去了。母亲再怎么喊叫呼唤，他都不答应不理睬，任凭你怎么探访寻觅，也不见他的踪影，母亲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去疯去玩了。

近日来，母亲不找强强，也不四处喊叫呼唤强强了，强强反而不出门玩了。人们都觉得很蹊跷，也感到有点奇怪。其实，强强是没有心思去玩了。因为母亲生病了，他还能离开和他朝夕相处的母亲去疯去玩吗？他要陪着母亲说说话，不让母亲寂寞孤独，抑郁苦闷。他要照顾生病的母亲。母亲要喝水，他去倒了端来给母亲喝；母亲腰酸腿痛，他就给母亲捶腰搥腿。母亲看着这么听话懂事的儿子，打心里高兴喜欢。

母亲一会儿摸摸儿子的红扑扑的圆脸蛋；一会儿又紧紧抓住儿子的一双肉滚滚的小手，倍加疼爱地看着儿子。强强是个多么可亲可爱的孩子。谁说这孩子命硬，母子相克呢？这简直是嚼舌头根子，胡说八道。谁能保住自己一生一世不生灾害病呢？

早几天，村里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母亲曾经带着强强在逝去的老大爷的灵前作了揖，叩了头，讨要了一顶白纱布孝帽。说是戴着孝帽给逝者作

揖叩头，就可以冲喜、消灾、避祸。这是因为母亲听了巫婆的一番鬼话后，极不放心才这么做的。

那天，母亲看见强强在门外玩得憨得满头满脸大汗，就一把拽住他，替他脱了件外套，又替儿子强强擦拭满头满脸的汗水。这时，一个陌生的女人笑嘻嘻地走到母亲面前，神秘兮兮地看看强强的脸，又瞅瞅母亲的脸，显出一脸惊异诡秘的神情，阴阳怪气地说，孩子和母亲两人的眉宇间都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气和邪气。母亲听了不以为然地笑笑，没有作声。那个女人见母亲不相信，先是说你们不要把别人的“好心肠当作驴肝肺”，继而又摆出一副十分严肃认真的面孔叮嘱母亲，要母亲一定要重视要注意，不能马虎大意，不能当儿戏，否则会后悔莫及的。那个女人为了让母亲坚信无疑，从包里拿出一张黄色草纸和一瓶看似无色的水，说是要测试给母亲看。母亲想，你这样就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灾祸啦？母亲倒要看看这个女人玩什么鬼把戏，搞什么鬼名堂？那个女人自我介绍吹嘘说，她是一位有名的巫医，在当方已经替很多人驱了邪，消了灾，避了祸。巫医要母亲看清楚，她手里拿的是一张草纸和一瓶清水。然后她让母亲把两只手伸出来，将瓶里的水涂在母亲的手指上，再将母亲的手在草纸上按了一下。巫医拿着草纸迎着阳光一照，草纸上立刻显出十条血红的指印。巫医故意伸了伸舌头，显出一脸的惊慌失措的样子，告诉母亲，说什么你们母子将有血光之灾，凶难临头了。母亲虽是个大家闺秀，可她长期生活在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已经铸炼成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她哪里能识别巫医的魔法骗术？她眼见这种情况，竟也惊慌惧怕得脸色煞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半会儿说不出话来。等到母亲缓过气来，回过神来，女巫又煞有介事地假惺惺地安慰母亲。巫医要母亲不要着急，不要惊慌，只要破点财就能驱邪、消灾、避祸了。母亲家里一贫如洗，哪来的财呢？母亲心里虽然着急，但她也无可奈何，只得举目望天，默求上苍保佑。

这时女巫突然哈气连天，像大烟鬼一样，萎靡不振，喉管里发出“咕咕”的声响。母亲看见女巫脸色蜡黄，眼睛微闭，闪着微弱的像夜晚的鬼火一样的蓝光，嘴里不断地喘气，形骸怪异，神情诡秘，令人惶悚不宁。继而，女巫又突然从喉管里逼出隐隐约约，含含糊糊，语意不清的话语，说她是某某大山里的大仙菩萨，是奉命来普度众生的。她要母亲破财共香，潜心修炼就能消灾避祸。女巫的那种怪怪的声音，那种怪异的形态，那种语意不清的言辞，令人毛骨悚然。母亲抖抖颤颤，栖栖惶惶走进卧室。母亲想，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唯一值钱的，就是她做姑娘时戴的银手镯。那年婆母死得很惨，她拿了

一只兑了些钱，买了一口像样的棺木收敛安葬了婆母。眼下她毫无办法，母亲为了她对大仙菩萨的笃信虔诚，就毫不迟疑地拿出剩下的这只银手镯，恭恭敬敬地交给了那个女巫，说是买些香烛敬奉大仙菩萨，求吁神灵保佑她一家人平安无事。

女巫接了银手镯，暗笑着随母亲进了屋。女巫让母亲舀来一碗清水，她从黄色香包里拿出一炷香和一张黄表纸。女巫点燃了香，一只手拿着举过头顶，嘴里念念有词，在堂屋里顺转三圈，倒转三圈，然后把燃香靠在门槛上，对着香火作了三个揖，再将手一挥说：“去也！”接着女巫用嘴含了一口清水，将黄色表纸点燃，待到黄表纸燃尽时，立刻把纸灰抛向空中，凝神屏气，将嘴里的清水喷射出去，一股水雾裹着纸灰飘落下来，又叫了一声：“去也！”最后，女巫神秘秘地交代母亲，村里老了人，带着儿子到逝者的灵前叩头作揖，讨顶孝帽戴戴，就可以驱邪、消灾、避祸了。

自此以后，母亲总是疑疑惑惑。她觉得这事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她已经破了财驱了邪，带着儿子强强讨了孝帽磕了头，消了灾，避了祸。这样能不能驱邪，能不能消灾、能不能避祸？母亲还是将信将疑，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多日下来，她吃不香，睡不好。母亲心烦意乱，郁郁不乐，担惊受怕，终于体力不支，躺下了病倒了。

一

母亲门前遇巫医化符驱鬼，破财消灾，以及母亲领着儿子强强在逝者灵前跪讨孝帽，驱邪、消灾、避祸的事情，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吹得四到八处，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村里人议论纷纷，说母亲属鼠，儿子属鸡，鸡啄鼠，鼠咬鸡，母克子，子克母，娘儿相克，绝非好事。自此以后，人们到了一起，常常神秘兮兮，颠头簸脑，窃窃私语，说强强两岁时差一点被他母亲克死；儿子强强出世时，母亲就昏死过去了，险些送了性命，至今母亲还病蔫蔫的。他们母子俩照这样相克下去，不是好兆头。

想起儿子强强出生时的情景，母亲至今还有点心悸后怕。八年前的一个初春，“春打六九头”嘛，虽说是到了河边插杨柳的季节，可是封冻的大地还没有开阳，凛冽的寒风，吹在人们的身上脸上，透过肌肤侵入骨髓，如针扎刀割一样的生疼难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春冷如刀刮”吧。这天晚上，丝丝寒风从塌墙烂院的墙隙门缝里挤进草屋，孩子们和母亲都感到特别寒冷，一个个都藏头缩脑，以御寒抗冷。

母亲招呼孩子们吃了晚饭，挺着大肚子围着锅台洗碗刷锅。这时候，母亲感到肚子有点隐隐作痛，她立刻意识到她快要临产分娩了。于是她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鬼东西，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

三岁的冬冬听到了，跑来抱住母亲的大腿天真地问道：“妈妈，是爸爸要回来吗？”

“嗯。”母亲不经意地说，“你去睡觉，等爸爸回来了，我叫你。”

是呀，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快要分娩的女人，多么需要孩子的爸爸待在她的身边呢！

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今年十岁，叫天明；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今年八岁，叫天蓝；第三个孩子叫天亮，刚六岁；第四个孩子才三岁叫天冬，小名叫冬冬。母亲生这四个孩子时，都有婆母强王氏守在她身边。婆母

强王氏过去是她的奶娘，人好又有经验。婆母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关心、爱护、照顾母亲，自己的男人不在身边倒也没什么担心害怕的。可是如今婆母已经不在人世了，自家又是单门独户，孩子们都还小，母亲分娩时身边没有个人关心照料怎么能行呢？在这紧要关头，母亲多么希望自己的男人——孩子他爸爸守在自己身边呢！

母亲的肚子越来越痛，而且越来越痛得厉害了。她把锅碗草草地洗刷完毕，肚子痛得更厉害，她深知分娩是挨不过这一晚了。她想，女人分娩产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她娘陆俊霞就是生她时难产送了性命的。她该不会跟她娘一样吧？她认为她娘陆俊霞是生头一胎，因为难产送了性命。她已经生过几个孩子，都很顺利，而且都相安无事，这回生孩子也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她知道女人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要注意，慎重些还是必要的。可是，身边没有个人怎么办呢？在当务之急，无法可想的时刻，母亲给孩子们摊派任务了。母亲让大儿子天明到村西边徐云豹财主家去叫他的做长工的爹；叫天蓝和天亮两人到村北——后村去请五婶，因为五婶和母亲相处得很好。可是孩子们都不肯去，都说是怕狗咬。母亲毫无办法，只得听天由命了。既然孩子们不肯去，母亲就让孩子们坐在堂屋里，不许他们乱动。母亲想，这样也好，孩子们的火气旺，火焰高。人们传说，有火焰高的人擋在产房门口，凶神恶鬼就不敢靠近。母亲自己就关了房门准备分娩了。

后来，不知怎么的，孩子们都分头去叫爹请五婶去了。这也许是婆母在九泉之下有知有灵，引领着孩子们去叫爹请五婶去了；也许是母亲在房间里传出来的惨烈痛苦的呻吟和撕心裂肺的喊叫，激起了孩子们对母亲的关爱和怜悯，壮着胆子去喊爹请五婶去了。

天明怯生生地来到了徐府门前，只见高大深邃的楼房，两扇漆黑的大铁门敞开着，天明心里害怕不敢进去。一条黑色紧毛狗朝他走来了。天明吓得想跑开，但他不敢跑，因为他听人说，遇着恶狗不能跑，你跑得快，它追得紧咬得凶。天明胆战心惊地站着没有动，也不敢动。谁知这条黑狗没有咬他，反而用鼻子闻闻他的脚，用舌头舔舔他的小手，哼了两声就进去了。原来，这条黑色紧毛狗是天明的父亲强震虎把它从小养大喂大的。可能天明身上有同他爸爸一样的气息，所以黑狗把天明当成自己人了，也非常友好。不一会儿，黑狗拽着强震虎的衣角来到大门口。天明的爸爸强震虎见到儿子天明后，心里一惊，急切地问道：“天明，是你妈妈病了吗？”

天明见到亲人流下了眼泪，点点头说：“妈妈肚子疼。”

强震虎心里明白，二话没说，火急火燎地搀着儿子天明像小跑似的往家里赶来。这时候，五婶一手拉着天蓝，一手牵着天亮也急火火地赶来了。

强震虎和五婶见屋里毫无声息，心里有点慌，赶忙推开房门，见孩子的母亲靠在床边，已经昏死过去，急忙把她抬到床上。强震虎立刻施行了急救，猛掐母亲的人中。过了一会儿，母亲才缓过气来，苏醒过来。母亲哼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流下了眼泪。强震虎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

五婶见刚生下的可怜苦命的孩子气息奄奄地躺在脚盆里，就将孩子托起来，用一件衣服把可怜的孩子包裹起来，放在五婶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已经冻紫了的可怜的气息奄奄的孩子。半个小时过后，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啼哭了。

五婶欣喜地把孩子塞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十分疼爱地搂着孩子，贪婪地看着孩子；孩子闻到了亲娘的气息，霎时间止住了啼哭，也睁着小眼睛瞅着他的亲娘。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就这样，母亲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孩子瞅着刚见面的母亲。从他们母子俩满含热泪的眼神里，都传递出了一种谁也缺少不了谁的那种感受和深情。

强震虎见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也热泪盈眶地用手抚摸着孩子。他想，孩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竟然顽强地挺过来，存活了下来，这孩子真是命大福大，感到特别欣慰。于是强震虎就给孩子取名叫天强，小名叫强强。

五婶见他们母子都平安无事了，又帮着忙了一会儿，安慰了母亲几句，并交代孩子们要照顾好母亲，便放心地走了。

这一夜，强震虎悉心照料着他们母子，一夜相安无事，也就放心了。虽然他这一夜没有睡好，但天一亮以后，他给孩子们作了安排和交代，自己又无可奈何地依依惜别地离开了夫人和孩子们，到徐云豹家当他的长工去了。

三

强震虎告别了妻儿无可奈何地走了。五婶也常来看望紫芸他们母子，关照孩子们，指导孩子们如何照顾服侍好母亲。

母亲躺在床上也交代孩子们去做事。孩子们也懂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他们都能把事情做得亭亭当当。母亲看了也很满意快慰，但也深感苦了孩子们。

母亲看着怀中的孩子强强，十分感慨地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乖儿子，要不是你的哥哥姐姐们去叫你爹，去请五婶，娘一定是带你见你奶奶去了！”

这时候，母亲有点感激孩子们了，但她更恨自己的父亲徐云豹了。她觉得徐云豹是一个草木身躯，榆木脑袋之人，既无情又无义。其心比蛇蝎还毒，其行比虎狼还狠。

母亲叛逆了她的家庭和父亲徐云豹，拼死拼活嫁给了自己的奶娘的儿子，徐云豹家的长工强震虎。徐云豹看看女儿病得无药可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气不过硬逼着强震虎给他做十五年长工，作为迎娶他女儿的聘礼，依照赵郎中“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处方，让强震虎把他女儿娶回去了。对于徐云豹这样歹毒心狠的做法，母亲非常气恨！

母亲叫徐紫芸，强震虎只比她大十个月。强震虎是当年八月初生的，紫芸是下一年五月生的。紫芸是徐云豹的大姨太的女儿。大姨太叫陆俊霞。陆俊霞那年年方一十八岁，身材苗条，脸蛋清秀，肌骨莹润，是当方少有的貌美可人的女子。陆家家境贫寒清苦，租了徐云豹家的几亩地耕种着。那年由于老天不从天愿，常年不下雨，干旱严重，以至于田里缺收，陆家交不出地租。徐云豹就动了邪念色心，硬逼着陆家将女儿陆俊霞抵押给他做老婆，那些租金就算聘礼金了。陆家无计可施，无法可想，于是就只好同意了把女儿陆俊霞嫁给徐云豹。谁知徐云豹是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人，是个朝三暮四的伪君子，没有多少日子，他又一连娶了两房媳妇。徐云豹是个贪财如命的人，是一个忘情负义的人，他哪里看得起寒门出生的大姨太陆俊霞呢？陆俊霞被他玩够

了怀孕了，徐云豹喜新厌旧，在漂亮无比，美若天仙的三姨太的淫威下，逼迫下，他把大姨太陆俊霞打入了冷宫。陆俊霞怀着紫芸熬着冷清凄苦的日子。她要临产了，徐云豹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闹不好就去了阎王殿。当初，紫芸出生时，由于陆俊霞难产，在床上大喊大叫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把孩子生下来。乡村接生婆无计可施，无法可想，急得满头大汗。接生婆问徐云豹说：“徐老爷，你看怎么办？”

财大气粗的徐云豹身高马大，穿着黑色长衫，外套一件闪闪发亮的绸缎背心。他不戴瓜皮帽，却留着一头披肩长发，发起怒来，摆动着披肩长发，就像一头奋威咆哮的公狮一样，怒吼着震颤着他的长髯，威猛凶狠得令人可恶可怕。徐云豹娶了三房姨太太，最得宠的是年轻漂亮的三姨太贡美丽，最受冷落的是出身卑微的大姨太陆俊霞。一个倍受冷落欺凌的大姨太，徐云豹哪能哪敢把她放在眼里，哪能顾惜她的死活？徐云豹间接生婆说：“你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

乡村接生婆毫不掩饰地说：“这样拖延下去，大人小孩都没命！”

“那就千方百计地保全孩子的性命！”徐云豹毫无顾忌地狠心地下了这样的残酷无情的指令。

接生婆也不得不依从徐云豹的指令。于是她含着眼泪，粗野地动了手术，取出了孩子。可怜大姨太陆俊霞的痛苦的喊叫声，惊天动地，令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由于大姨太陆俊霞遭遇了三天三夜极其痛苦的折磨，体亏气虚，又失血过多，一个乡野接生婆哪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最终大姨太陆俊霞丢下了可怜苦命的孩子紫芸，一命呜呼，含恨于九泉之下了。

紫芸的亲娘陆俊霞怀着莫大的遗恨离她而去了，小紫芸的命算是保住了。可是由谁来哺育喂养她呢？一个出生卑微的大姨太陆俊霞生的丫头，二姨太、三姨太看得上吗？就连徐云豹也不感兴趣。不过，没人喂养也不行，正当徐云豹烦心之时，家中的长工强大榆，看见小紫芸可爱可怜，就主动向徐云豹推荐他老婆强王氏来当紫芸的奶娘。强大榆告诉徐云豹，他儿子虎娃才十个月大，还在吃着母乳。他老婆身体强壮，奶水足，又营养滋补奶娃子。徐云豹听了异常高兴。不过，徐云豹要求强王氏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过来，但必须断了孩子的奶，只准喂米糊，这样才能保证紫芸吃饱奶，喝足奶。强大榆都一一答应了。

强大榆虽被风吹日晒得黑不溜秋，可他身强力壮，是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田里的生活件件拿得起，样样都精通。徐云豹家还真的少不了他。强大榆家住在徐村的村东边，在徐云豹的安排下，他急急忙忙，但也很高兴地回到家里。

他看见虎娃的娘强王氏正在给虎娃喂奶，就把到徐云豹家去当奶娘及徐云豹的要求，一五一十地跟他老婆强王氏说了。

强王氏起初不肯。她认为虎娃才十个月大，正是吃奶的时候，断了他的乳，这也太残酷，太不近人情了。他们有钱人家的孩子高贵值钱，我们穷人家的孩子难道就那么下贱，那么不值钱？

“紫芸那个小女孩，生下来就失去了亲娘怪可怜的。”强大榆善心大发，开导他的老婆强王氏说，“虎娃有米糊吃，你奶水多得小女孩吃不完，你还好让虎娃吃点，又没人看着你，谁知道？”

“那样躲躲闪闪地吃一点，不把虎娃饿瘦？”强王氏不放心的说。

“有米糊，又有奶吃，这样很滋养虎娃的，到时候虎娃会养得又白又胖，令人喜爱的！”强大榆接着说，“你还可以挣得一份不菲的工钱，我们家的生活不就好过了吗？”

强王氏觉得强大榆说得很有道理，也觉得小女孩生下来就失去了亲娘太可怜了，就整理了衣物行李，让强大榆一担挑着，自己抱了虎娃，锁了门高高兴兴地跟着丈夫强大榆一道来到了徐云豹家，当了小紫芸的奶娘。

小紫芸虽然失去了母爱，但她根本就体会不到失去母爱的痛苦。因为奶娘弥补了这一点，给了她母爱。强王氏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喂养她，呵护她，疼爱她。紫芸长到两岁，还依偎在奶娘的怀抱里哆吧哆吧地吮吸着奶，啃着奶，摸着奶。三岁的虎哥常常羞她。她或是用小手打虎哥，或是用小手捂着清秀的脸蛋不看虎哥。到了紫芸能在地上摸爬打滚时，她常常跟在虎哥的后面，操着稚嫩的金声玉韵般的嗓音，虎哥长，虎哥短地叫个不停，十分亲热甜蜜。

虎娃八岁了，他不能陪着紫芸玩耍嬉戏了。虎娃要做事挣钱了，于是他成了徐府的放牛娃，喂养牲口的小伙计。因为夜间要给牲畜添料喂草，他就和他父亲强大榆一起睡在了驴屋牛舍。

紫芸七岁了，不再吃奶了，但她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奶娘强王氏操持打理。紫芸却把奶娘当亲娘一样，把虎哥也当成亲哥哥一样，一日不见就想念他们。

一天放牛回来，紫芸吵着闹着要骑牛，虎哥就将她抱上抱下，让她过把瘾；紫芸要骑驴，虎哥做出下蹲的姿势，拍着大腿，搭成云梯，让紫芸踮着他的大腿爬上驴背，让她骑个够，玩个痛快。紫芸常常咯咯咯地笑着对人说：“虎哥好，虎哥善解人意，疼爱紫芸妹子。”

又一个晚上，天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天空电闪雷鸣，又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可是，虎哥放牛还没有回来。原来是一个炸雷惊吓得水牛蹦

跳起来，拧断了缰绳，狂奔乱窜着，像离弦之箭似的，飞快地向远方疾驰而去。虎哥冒着惊雷闪电，顶着瓢泼大雨和摧古拉朽的狂风，急得火冒冒地勇敢地追牛寻牛去了。在这么晚，又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家里人不见虎娃回来，你能不急不担心吗？小紫芸急得顿足捶胸，号啕大哭；虎娃妈强王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恶心烦躁，不知所措；虎娃的父亲强大榆心急如焚，他穿了一件蓑衣戴了顶笠帽，又拿了虎娃的蓑衣和笠帽冲出了门，消失在夜雨中了。天黑得可怕，强大榆在茫茫夜雨中呼喊虎娃，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把大地照得通明透亮，令人焦躁不安，惊慌恐惧，一声接一声的撕破天空，震裂大地的雷鸣，震得人们心惊肉跳。接着又一道闪电，拖着长长的火线，从高空一直延伸到地面，紧接着就是一个地动山摇的炸雷，直震得人们耳聋发聩，把灾难降临到了人间，无情地殃及了虎娃家，可怜虎娃的父亲强大榆不幸遭雷击身亡了。真是苍天无眼，玉帝无珠，竟然闯下了这么大的祸事！

虎娃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痛苦之深，悲伤之极，实在是难以形容，不可想象，就连那条乖巧的紧毛黑狗，也伤心地趴在门槛上眼泪汪汪……

虎娃十八岁了，出落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长得和他父亲强大榆一模一样，又高又大，体格健壮得像一条水牛，浑身都透着一股使不完的劲。虎娃聪明灵巧，庄稼活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他已经和他父亲强大榆当年一样，铸炼成了徐府的一个得力长工了。虎娃不再放牛，但还管着牲口，每年收租稻，都是虎娃赶着驴，跟着账房先生把收缴来的稻谷驮回来的。

紫芸也已十七岁了。她已经像节节高的芝麻一样，串成一个亭亭玉立的漂亮苗条的大姑娘了。她穿着朴素大方，身材苗条匀称；丰满的胸脯随着她的鼻息一起一伏，显现出她的成熟；长长的瓜子脸，白里透红，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一头披肩黑发，衬托着镶嵌着的一对黑亮的眼睛的长长瓜子脸，显得格外水灵秀气。

紫芸已经知道，是徐云豹指令千方百计保住了她那小小的生命，然而，她并不感徐云豹的恩，射徐云豹的情。根据紫芸这些年来的观察和体验，她知道徐云豹一直倾心于那个凶狠霸道的像太上皇一样的三姨太贡美丽。三姨太的话，徐云豹像一个大臣奴才接受女皇的圣旨一样地顺从施行。当初，徐云豹如果有一点人性和良心的话，凭他的财力、物力、权势，用不着她娘陆俊霞拖延三天三夜，就可以早早地设法让她娘顺利地产下紫芸，而不至于丢掉性命。可是，这个忘情负义的徐云豹，竟然听那个母老虎三姨太贡美丽的摆布指令，采取默然不问的态度，最后又做出那样的残酷无情的指令。想起这件事，紫芸又惋惜，

又伤心，又气恨！

十七年来，徐云豹心目中只有二姨太和三姨太以及她们的子女，对紫芸从不过问，连一句关心安慰的暖心的话都不曾有过。现在，紫芸长大了，成了漂亮的大姑娘了，徐云豹和三姨太开始重视起紫芸来了。如此说徐云豹和三姨太把紫芸当成大家闺秀的小姐养起来，还不如说是把紫芸关起来，管起来了。他们给紫芸送来了上好的衣物首饰，三姨太还打发人给紫芸送来了法国香水脂粉等等。他们这样极力包装紫芸，岂不是想在紫芸身上打主意，企图在紫芸身上做文章吗？你们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谁不知道？你们想得美，紫芸心目中只有虎哥，就是皇帝老儿来，紫芸也不稀罕，也看不中！

近日来，紫芸看到有一个四十多岁，脸上涂得粉嘟嘟的女人，常常来徐府。那个女人跟三姨太打得火热。他们到了一起，鬼鬼祟祟，不知鼓捣些什么。那个女人走时，或朝紫芸瞅瞅；或朝紫芸嫣然一笑。紫芸觉得恶心，也有点蹊跷，估猜他们对紫芸没安好心，不怀好意。紫芸可不能掉以轻心，马虎大意，得想法子堵了她们的臭嘴；断了她们的邪念；死了她们的歹心。

晚饭后，紫芸拿了一块绸缎衣料，说是请她的奶娘给她量身裁剪一下。她来到奶娘的住处，把衣料放下。

奶娘笑着说：“紫芸呀，这么好的料子，我裁坏了，你可不许哭啰！”

紫芸看看没有人，就做话说：“娘，你等着，我去拿一件衣服来，让你照样子剪裁。”

奶娘高兴地说：“这样好……”

奶娘的话还没有说完，紫芸就悄悄地出了门，见没有人，就跑到驴舍去见她的虎哥了。

强震虎正躺在床上休息，见紫芸妹子来了，就一骨碌爬起来，笑嘻嘻地迎上去说：“紫芸妹子，这么晚了，你来有事吗？”

紫芸一本正经地说：“有急事才来找你。”

“什么事？看把你急的！”虎哥有点莫名其妙。

紫芸把几天来观察到的情况和她分析判断的事情，毫不掩饰地一五一十地跟虎哥说了。

强震虎听了开怀地哈哈大笑说：“这是好事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我都急死了，你还笑呢？”紫芸红着脸说，“你也当婚了。我心目中只有你虎哥，谁都不嫁！”

强震虎听了吓了一跳，忙说：“你是千金小姐，我是长工，是佣人，不合

适，也不配！”

“谁把你当佣人啦？你是我虎哥，”紫芸没好气地说。

“对呀，你是我的亲妹子，怎么好成亲呀？”强震虎顺势推辞说。

“我是你不是亲妹子的亲妹子，怎么不行？”紫芸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地反驳道。

“你那个父亲徐云豹和那些姨太们绝不会答应的！”强震虎十分为难地说。

“那我不管，我认定了你虎哥，虎哥要是不接受我紫芸，我就不活了！”紫芸说着流下了既着急，又伤心的眼泪。那眼泪像观音老母那个净瓶里的晶莹剔透的水似的，闪着亮光，滴滴答答地滴下来了。

“不许瞎想胡说。”强震虎十分疼爱地安慰紫芸妹子说，“这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以后再说。”

“还以后再说呢？以后你就见不着紫芸妹子了！”紫芸一下子扑到虎哥的怀抱里。

强震虎顿觉问题严重。他深知这种自由相爱相许的婚姻，是冲不过时代的牢笼的。可是，这个和他一起长大的小妹子紫芸的真心痴情，深深地感动了他，感染了他。他们脸挨着脸，胸贴着胸，随着那急促的呼吸，紫芸妹子那松软热乎的胸脯，挤压着他的壮实有力的胸脯，牵动着他们的心，牵动着他们的神经。虎哥闻到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气息，这是女人身上溢射出来的特有的气息；紫芸妹子也嗅到了一个强壮的男人身上透散出来的极富魅力的气息。两人的胸膛里如干炭烈火似的炽热燃烧。一对青年男女拥抱在一起，如胶似漆。他们目空一切，忘记了一切，好像天和地都不复存在了……